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世界儿童文学
研究丛书
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

澳大利亚 儿童文学导论

何卫青 著



CT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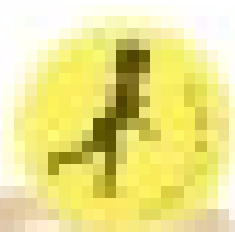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ERS HOUSE

3月
11日

澳大利亚

儿童文学导读

陈鹤良 著



Australia 澳大利亚儿童文学导论

何卫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澳大利亚儿童文学导论 / 何卫青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3
(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562-0835-7

I. ①澳… II. ①何…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史—澳大利亚 IV. ①I611.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6245号

澳大利亚儿童文学导论

总 策 划: 吴双英

责任编辑: 熊 楚

装帧设计: 陈 筠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 版 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2009年





【前 言】

儿童文学是一种“立人”文学，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普世文学，是站在更高的（人文艺术层面）阶梯上再现儿童的天真的文学，是对成人文明的叛逆和补充，是文化沙漠中的最后一块绿洲。儿童文学研究包含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评论三个板块，跟儿童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相比，儿童文学研究贫弱滞后，在成人文学研究面前有被矮化、被轻视、被文学研究边缘化的趋势。儿童文学研究亟待更高的学术视点、更强大的研究队伍、更多的学术资源，来提升研究的水平和能力，来激活自身的话语能力。

《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以儿童文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切实的儿童阅读现状为参照，试图构筑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为国内对儿童文学感兴趣者提供参考和指导。这套书具有鲜明的理论建设意识和文化担当意识。国内儿童文学研究是具有外源性特征的，它在五四时期由西方儿童文学催生，在新时期获得发展，然而由于有机会阅读并消化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成果的人不多，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常常陷入自说自话的状态。本套书意在沟通中外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

有学者提出：“儿童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可以为整个文艺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学科提供思维成果和理论材料。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有这样的学术胸襟和抱负。”《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针对世界儿童文学新形势，以国别儿童文学研究为特点，对世界儿童文学进行整体梳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壮阔的、全面的儿童文学繁荣图景。丛书将站在当代学者的立场，以

专业理论家的眼光，梳理世界各国儿童文学从史前到 21 世纪丰富多元的漫长历程，客观地再现儿童文学各个时期发展全貌，同时也提供清醒、扎实的论证和剖析。著作者们立足于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叉点上，深谙其儿童文学演进过程中的时代烙印和世纪性特征，以及各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大坐标中的位置，着力凸现出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及社会思潮等多种力量作用下儿童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纵向探寻各国儿童文学发展源流，同时又横向呼应着儿童文学步伐，显示出史、论、评结合的贯通感。丛书除了描述各国儿童文学发展简史，也介绍各国重要的代表作家和作品，重要的理论经典，如《书·儿童·成人》，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及获奖作品也在介绍之列。丛书的独特的视角，将加强世界文学的研究力量，并改变儿童文学“小儿科”的印象。所涉及 10 部理论著作，以童心、友谊、游戏、对人类自然物的关注等为比较的基点，深挖儿童文学背后更深层的秘密，拓展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促进儿童文学研究的深化，重新架构儿童文学理论风景，提升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地位。

丛书由王泉根（中国部分）、朱自强（日本部分）、方卫平（法国部分）、舒伟（英国部分）、孙建江（意大利部分）、韦苇（俄罗斯部分）、吴其南（德国部分）、汤锐（北欧部分）、金燕玉（美国部分）、何卫青（澳大利亚部分）等专家学者执笔，兼具中国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不仅是对中国现有理论研究模式的突破，更将为以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丛书为读者勾勒出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轮廓，对各国儿童文学进行审视和提炼，追溯其过去，反映其现在，预测其未来，述评生动，介绍精彩，其新颖的资料和新鲜的视角增加了其实用性与可读性。丛书将成为研究儿童文学人士的工具用书，成为研究儿童文学发展思潮、美学追求、作家作品、读者心理的重要依据。丛书吸纳和整理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融入国际儿童文学研究潮流，让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与创作跟全球化议题接轨，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发展，体现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同时，丛书将儿童文学置于现代文化背景中考察，这样的研究方式将提高国内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地位，提升儿童文学研究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丰富的人类学价值，在当下可以充当拯救人类危机的精神慰藉。

编 者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丛林地的拓荒与延伸：概述	001
一、开端	003
二、19 世纪 90 年代	007
三、1900—1942 年	011
四、1942 年以后	014
 第二章 欧洲仙子精灵的澳洲丛林之旅：童话	017
 第三章 小说万花筒	043
一、概述	045
二、小说万花筒：探险、家庭、校园、幻想、动物	049
三、重要的小说家	127
 第四章 丛林地的歌唱和幽默：童谣童诗	189
 第五章 丛林地的童年图景：图画书	235

第一章 丛林地的拓荒与延伸：概述

一、开端

1788年，悉尼上空飘起了英国国旗，这标志着澳大利亚这片原住民居住、生活了四万年的土地变成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儿童文学，像其他澳洲文化文本一样，是殖民历史的产物，反映着殖民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实。

澳大利亚最初是英国人输送流放犯的地方。在作为殖民地艰辛存在的头五十年，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专门为儿童创作。最初来自英国的孩子即使有闲暇和条件阅读，也都是阅读“母国”——英国孩子读的材料。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孩子在澳洲土地出生，据统计，到了1820年，在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儿童就已经有6688个了，这占当时澳洲全部人口的23%。^①

到了19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的自由拓荒者、获得赦免的流放犯、刑满释放的人等开始在这片土地留下他们的印记。农庄、畜牧站、造船厂等都建起

① J. T. Bigg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Enquiry on the State of Agriculture and Trade in the Colony of New South Wales' (1823) in: Clark, C. M. H. (ed.) .Select Documents in Australian History 1788-1850.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50, p80

来了，澳大利亚的衣食几乎能够自足。儿童文学就是在这种“阅读的闲暇”成为可能的条件下孕生起来的。

1830年，英国伦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萨拉·波特（Sarah Porter）的小说《阿尔弗德·达德利》（*Alfred Dudley*）。这本书被认为是第一本完全将背景设置在澳大利亚的儿童小说，尽管小说包含了由一位无名艺术家创作的八幅完全非澳大利亚风格的铜版画，但“澳大利亚”开始进入儿童文学的视野。

1841年，悉尼公报报社出版了澳大利亚的第一本童书：《一位母亲的赠与》（*A Mother's Offering to Her Children*）。该书的作者夏洛特·巴顿（Charlotte Barton, 1797—1867）也因此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第一位童书作家，她1797年出生在英国伦敦，29岁时移居澳大利亚，在新南威尔士做家庭教师。1827年，巴顿与新南威尔士阿肯顿森林地区的一位土地主结婚，婚后生了4个孩子，他们便成为《一位母亲的赠与》中的4个孩子克莱尔、埃玛、朱利斯、露西的原型。这本采用对话体写成的童书深受在卢梭思想影响下的英国和欧洲教育传统的影响，充满了教导性。书中，塞维尔夫人和她的4个孩子谈论着各种事物：澳大利亚的鸟儿、动物、“惊异的树木”、土著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以及其他许多令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也包括了一些探险、船难和食人的叙述。

总之，《一位母亲的赠与》是以那个时代热衷说教的作家们喜欢的基督教教理问答的方式写成的“教导性的家庭对话集”^①。它教导年轻的读者学会在殖民地生存斗争，教导他们学习自然科学、地理学、人类学和道德的知识。

自此以后至19世纪末，澳大利亚社会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一些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结束了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流放犯投放地的历史，早期艰辛的拓荒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家庭渐趋稳定，金矿的开发、羊毛的销售、小麦的出产给人们带来了财富，包括最早的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6个殖民地都变得更加稳定。不少殖民者感觉除英国的读物以外，有必要为儿童增添介绍澳

① W. McVitty, 1989, *Authors and Illustrators of Australian Children's Books*, Angus and Robertson, Sydney, NSW. p24

大利亚独特性的书籍。

于是，自《一位母亲的赠与》以后，一些专为儿童所写的童书开始出现在澳大利亚，不过，绝大多数关于澳大利亚的童书都是在英国出版的，许多作家和插画家甚至从未踏上过澳大利亚这片土地。澳大利亚儿童文学学者塞斯比曾考察了19世纪90年代前出版的将近五十本童书，发现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在澳大利亚本土出版的。^①实际上，这一时期出版的童书在多大程度上被看成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是与书中的内容相关，而不是它们的出版地。

这些童书，大都是一些将背景设置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冒险故事，其中往往夹杂着先驱者艰苦的奋斗、充满危险的拓荒、与山贼和逃犯的冲突等等。有一些其实不过是曾在殖民地作过短期停留的人所写的、充满异国风情的旅游故事，比如威廉姆·霍威特（William Howitt）的《一个男孩在澳洲荒野的探险》（*A Boy's Adventures in the Wilds of Australia*, 1854），里面包含了很多关于澳洲殖民地的植被及动物群的描述。

还有一些英国作家，比如金斯敦（W. H. G. Kingston）、亨汀（G. A. Henty）、乔治·曼威尔·芬恩（George Manville Fen）等当时非常流行的男孩探险小说家，他们从未到过澳大利亚，却在他们充满惊险刺激情节的冒险故事中添加进不少澳大利亚的风土想象，他们对澳大利亚的描写通常比较凌乱随意。比如金斯敦的《澳大利亚历险记》（*Australian Adventures*）就包含了不少对澳大利亚模糊而错误的描绘。

可以说，这一时期大部分书籍对澳大利亚的描写和表现都经过了外来者视角，^②具体说是英国视角的过滤，文本更像是写给英国儿童，而不是写给澳大利亚儿童看的，比如《一位母亲的赠与》就是以权威的、知识渊博的英国女性的叙述声音向儿童读者介绍着澳大利亚，她向孩子们解释关于大英帝国的

① H. M. Saxby,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1841 - 1941*, Wentworth Books, Sydney, 1969

② B. Niall & F. O'Neill, *Australia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children's fiction 1830 - 1980*. Carlton, Vic: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l

这个殖民地的地理和生物特性以及土著的生活和文化。在这本书和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童书中，土著都被描绘成蒙昧无知和野蛮的异教徒，直到 1877 年。

1877 年，或许应该看作是澳大利亚儿童文学（而不是作为“母国”——英国的儿童文学的一个“子集”）的真正开端。这一年，第一本由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作家为儿童所写的小说《布莱克·亨利，或丛林迷失》（*Black Harry: or, Lost in the Bush*）出版。作者罗伯特·理查德逊（Robert Richardson, 1850—1904）出生在新南威尔士的阿米戴尔地区，15 岁时就发表了小说《春谷的男孩们》（*The Boys in Springdale*）。

《布莱克·亨利，或丛林迷失》是理查德逊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背景设置在新南威尔士的蓝山山脉。土著猎人布莱克·亨利是小说中的白人男孩杰克的姐姐安娜的一个朋友，可是杰克并不喜欢他。不久，杰克和他的朋友威尔在浓密的山林中迷路，甚至不得不喝鸟血维持生命，是亨利找到并救出了他们。小说以第一人称杰克的口吻写成，在被亨利拯救了以后，“我”——杰克反省道：“我的感激之情混合着强烈的羞愧和懊悔，为我曾经对待他的方式。”

理查德逊其后许多作品的年轻主人公，都拥有“强壮、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是“移民的孩子所应该拥有的品质”，他们（她们）的性格将在乡野的探险中得到检视。其作品以丛林和以澳大利亚人身份自视的年轻主人公为中心，反映出一种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精神的追求。

《布莱克·亨利，或丛林迷失》中的丛林背景日后被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作家频频采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丛林”成为“澳大利亚性”的象征；而“丛林迷失”也逐渐变成澳大利亚童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①

《布莱克·亨利，或丛林迷失》之后，澳大利亚的童书开始以塑造“澳大利亚身份”为主。以小说创作为例，叙事从英国移民家庭故事和在澳大利亚重建英国性的个人故事转向了对澳大利亚本土新人的描述。一种聚焦于丛林的澳

① Stella Lees and Pam Macintyre.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LIA Press, 1993, p265

大利亚国家神话开始滥觞。^①

二、19 世纪 90 年代

对于澳大利亚儿童文学来说，19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这是一个弥漫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时期，义务教育已经成为必须，社会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和儿童娱乐的权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数量和购买力上，对童书的需求都大大增强了。尽管大部分澳大利亚童书仍然是在本土以外出版，来自英国的儿歌、专门的男孩和女孩的报纸、圣诞期刊，以及探险小说、家庭小说、浪漫小说等等，仍然还是澳大利亚儿童主要的阅读材料，但是一些英国出版商开始在澳大利亚建立代理或分支机构，比如伦敦著名的童书出版社洛克·沃德出版社（*Lock Ward*）在墨尔本成立了分社。几年后，这家出版社就发掘了很多澳大利亚本土作家的作品，比如童话作家多罗西·沃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由其出版的；维特康伯与汤伯斯出版社（*Whitcombe & Tombs*）为澳大利亚的学校出版了很多教科书；墨尔本的乔治·罗伯逊出版社（*George Robertson*）则在支持和出版澳大利亚本土图书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另外还有威廉姆·布鲁克斯出版社（*William Brooks*）和洛锡安出版社（*T. C. Lothian*）等。澳大利亚的童书出版市场开始受到重视。^②

儿童文学写作随之出现了一股上扬的浪潮。作家和教育家都深受欧洲的教育哲学家卢梭、杜威等人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影响，为儿童写作的意识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学界明显变得强烈。

① Clare Bradford, *Austral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Ed. Peter Pier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87

② Heather Scutte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A History of the Book In Australia 1891 - 1945: a national culture in a colonised market*, Ed. Martyn Lyons, John Arnol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1, p302

这一时期，尽管拓荒者的探险故事继续受到欢迎，但是关于家庭生活和个人关系的题材开始成为童书作家们写作的焦点。这大概与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有关。一个城市化的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不少作家自己本身就是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他们更能从局内人而非外人的角度书写身在其中的这片土地。

这股浪潮的第一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波：儿童小说《七个小澳大利亚人》（*Seven Little Australian*）1894年出版，作者艾瑟儿·特纳（*Ethel Turner*）当年只有21岁。这本里程碑式的作品使特纳被看作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小说讲述了一个坐落在澳大利亚城郊的家庭的日常生活事件，有感动、有幽默，也有不少麻烦，冲突和家长专制构成了这本书的基调。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家庭——而不是英国移民家庭——的故事。

在该书的首页，特纳无所畏惧地宣称澳大利亚儿童有他们自己存在的自足性：

“这七个孩子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好孩子。因为澳大利亚的孩子从来不是好孩子。在英国、美国和非洲、亚洲，小孩子们可能是具备美德的典范……在澳大利亚，我得长舒一口气说，模范儿童是未被人了解的人。”

也许在我们这种阳光灿烂的气候里，淘气顽皮、没有规矩的氩氩最容易聚集起来。也可能是因为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人的心灵都很年轻，儿童们的精神没有被常年忧郁的历史阴影所磨压而变得很阴郁。”

尽管特纳知道有理想的英国式童年可供儿童效仿，但是她认为澳大利亚的儿童应当自由地忽视这些模范而不必感到内疚。小说中，13岁的女孩朱迪常常是沃尔科特家孩子一系列调皮活动的“主谋”，她很像是英国家庭小说中聪明、叛逆的女孩，比如阿尔科特的《小妇人》中的乔。特纳也因这个形象，常常被称作“澳大利亚的路意莎·阿尔科特”，^①但是，与乔最终被家庭生活和爱情

① Brenda Niall, *Seven Little Billabongs: The World of Ethel Turner and Mary Grant Bruce*, Penguin, 1982, p63

所驯服不一样，特纳为朱迪安排了一个不幸的结局：在和家人一起在亚雷哈坡尼丛林地带度假时，为了救自己最小的弟弟“将军”，朱迪被一棵倒下的高大桉树砸中，最终在兄弟姐妹的环绕下死去。

特纳对朱迪之死的描绘实际上是对充斥在这一时期英国儿童小说中的，充满宗教意味的“儿童之死”场景的嘲讽似的模仿，体现了这位作者的文体创新意识。

《七个小澳大利亚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把叙事的焦点放在城市的家庭生活上。特纳不像早期作家那样，把澳大利亚当作是一个不驯服的、充满敌意的、用以检测英国拓荒者勇气的场所。她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写一篇关于这片土地的论述，也不是要唤起读者的异域想象力，或是去描述什么含有宗教意味的虔诚行为，在这部小说中，特纳重建了她自己体验着的澳大利亚日常生活。

特纳的创作生涯一直延续至1928年，后来作品的影响力都没有超越《七个小澳大利亚人》，但是和沃尔科特一家一样，特纳作品中的家庭为后来的家庭小说提供了一个原型和模子，这种原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琼·菲普森（Joan Phipson）和埃莉诺·斯宾塞（Eleanor Spence）等人的作品中仍然可见。

这一时期，特纳的姐姐莉莲·特纳（Lilian Turner）也开始创作并出版家庭小说，不少作品也体现出创新性，不过这些似乎都被妹妹艾瑟儿·特纳的光彩遮挡了。

除了家庭，校园也开始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特纳的同学和朋友路易莎·马克（Louise Mack）的两部以悉尼为背景的校园小说《少女们》（*Teens*）和《女孩们在一起》（*Girls Together*）分别在1897年和1898年问世，小说通过校园这个特殊的环境，探索了女孩们的世界，其中包含的爱、恨、怕和热情等情感主题仍然回响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当代澳大利亚儿童及青少年小说中。

不管是家庭小说还是校园小说，都可以感受到澳大利亚的写作正受到洋溢在这片土地上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作家们写作，不再是为来自英国的读